

落日孤臣

高翠莲 著

李鸿章



李鸿章的平生大憾是，他仅做了一辈子的裱糊匠，面对一间破屋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然而仅为「庸众中的杰士」，烙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他即使有再大的权力又能如何？

K827

650

2007

李鴻章

高翠蓮

著

團結出版社

落日孤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日孤臣李鸿章/高翠莲著. —北京: 团出版社, 2006.10
(飞扬与落寞)

ISBN 978-7-80214-166-7

I . 落... II . 高... III . 李鸿章(1823~1901)-人物研究 IV .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4935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总编室)

(010) 65126372 65244792(编辑部)

网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 123456@tjpress.com(出版社) 65228880@tjpress.com(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购书) 65244790@tjpress.com(投诉)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达利天成印刷装订有限责任公司

装订:三河小窝头装订厂

开本: 170×230 毫米 1/16

印张: 19.25

字数: 268 千字

印数: 6000

版次: 2007 年 1 月 第一版

印次: 2007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14-166-7/K·361

定价: 29.80 元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迫切功名心 /1

一 百喙莫辩 /2

孤独的贤良寺内，李鸿章正承受着举国上下空前的唾骂。百口莫辩，深夜无眠。他再度翻动自己漫长的奋斗史，迷惑地叩问苍天，也问自己，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二 耕读传家苦乐多 /4

39岁的李文安面壁几十年，一朝得中进士，满族欢庆。而他的贤妻、李鸿章的良母李氏踏着天足大脚照样埋头耕作，回来后，忙着烧水做饭。她以自己的特殊方式相夫教子。

三 车不驷马不返乡 /10

祖祖辈辈的期盼，母亲的坚韧果敢，父亲的刚直与百折不挠赋予了年轻的李鸿章气宇轩昂的凌云之志：蹑金鳌、夺凤池、封侯拜相。他会如愿以偿吗？

四 惊醒南柯梦 /15

24岁戴上进士桂冠，可谓少年得志。是爷爷期待的“紫气放光”了，是父亲骄傲的“少年气象自峥嵘”了。点翰林，授编修，谁不说李鸿章的仕途铺满鲜花？但正在这时，一场巨大的风暴向他和他的梦席卷而来。

第二章 戎马生涯 /19

一 书剑飘零 /20

怎奈他“生于末世运偏消”，作为封建的卫士，血气方刚的李鸿章雄赳赳地走上镇压太平军的战场。骄傲过后突然发现自己只是个无权、无势、无兵、无饷、对军事一窍不通的一介书生。他又偏偏好大喜功，豪情万丈，昔日的翰林编修变成了“书剑飘零旧酒徒”。

二 受尽天下百官气 /25

在曾国藩幕中，恩师早认定他为“大才可用的伟器”，却迟迟不重用他。湘系的排斥、与恩师失和，使急于做官的李鸿章感到以幕客受重用得提拔这条路也渺无指望，在性格与气质的“怂恿”下，他只有负气出幕。

三 笑到最后 /32

李鸿章这只在外游荡一年的“鸟”还是被曾国藩招入“巢”中，他不再对官途充满幻想。但千折百转，机会一闪，被他敏锐地抓住了。在他带着自己的新生儿——淮军驶离安庆的一刹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在诸事顺遂之际，他又幸福地做了41岁的老新郎。

四 乞丐兵卧薪尝胆 /39

李鸿章兴冲冲地把他的宝贝心肝——淮军带到富裕的上海，却被上海官绅、知府手下官兵和洋大人们笑为“乞丐”。李鸿章憋下了口气对洋大人说：“军人贵于能战，不徒尚装饰好看！”

五 新官头三脚 /43

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政令不出上海。如果上任头三脚踢不响，他就会被上海官绅编织的大蜘蛛网缠死。他瞅准机会，先给上海各官僚机构来一次雷厉风行的“大换血”，随即健全淮军的“大脑”和“体魄”。

六 心明手辣 /49

淮军翅膀硬了，李鸿章还是舍不得让它过劳。又想在他看准的东南战场上打胜仗，怎样使用它呢？先乘虚捣巢攻嘉定，胜了；打硬仗四江口，胜了；打巧仗曲线攻昆山，胜了。至于重兵把守的苏州，他想最好用兵不血刃的办法，先诱降，再杀降，引来“心明手辣”的赞赏，也招致杀降不仁的风波……

第三章 宦途扶摇 /59

一 位列封疆的感觉 /60

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成了“同治中兴”的名臣，西太后突然觉得心中压上了两块大石头。这对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师徒被太后做了“分离手术”。在曾国藩迟暮落寞的感觉下，李鸿章意气风发地从恩师手里接过了钦差大臣关防，并先后任两江、湖广总督。

二 檀褂拔翎 /64

站在恩师落马失蹄的地方，李鸿章沿袭了恩师剿捻战略的成功理想，也重复着他剿捻失败的现实经历。苦苦拦截、追剿、围剿，好不容易让东捻军落入自己的如来掌心。西捻军突然进逼京师，皇上急命疲惫已极、亟待整补的淮军即刻北上“勤王”。

三 天助“英雄” /72

李鸿章一下子面临着多个对手，西捻军比东捻军更灵活，更“狡猾”，更有警惕性；战场上的清军指挥系统混乱不已，听谁的？自己的冤家左宗棠站出来，提出了与自己完全对立的剿捻方略。难道自己的“划地为牢”、“以河为险”策略真

的变成守株待兔了？李鸿章急切地望着天的“脸色”，希望老天爷成全他的方略。

四 倚为支柱 /80

日烛中天，李鸿章正处于军事生涯的辉煌时代。身为剿捻功臣的他却遗憾地看着江督、直督的桂冠落入人家，而自己只是奉旨“进京领赏”。他第一次走进紫禁城，面见了圣上和神秘威严的西太后，没想到却真得到太后的倚重。

五 春风得意 /87

恩师运交华盖，他却扶摇直上。适逢慈母七十寿典，次年自己五十寿辰，高朋满座，高官厚禄，权势显赫，人生辉煌，春风得意，有谁胜之！突然恩师仙逝，“孤露人间”的他将在宦海中孤军奋战。

第四章 喜谈洋务 /95

一 大清何处去 /96

他没沉浸“同治中兴”美梦中，没掉进官运亨通的福海里。他清醒地意识到了清朝的世界处境，惊呼中国正面临着几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二 洋务战略 /99

李鸿章提出了著名的洋务口号：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和戎”用什么方法“和”，怎样才能既消除现实的威胁和长久的隐患，又谋求长远的发展？李鸿章追求一辈子的目标能实现吗？

三 海军梦 /106

蕞尔岛国日本竟敢武装侵略大清的台湾，这着实给朝廷实实在在地上了一课，筹办海防提到日程。看来日本的炮舰比李鸿章多年的呼吁管用多了，他失眠了……

四 生死牌 /111

北洋海军是清朝存亡的命脉，铁甲舰是北洋海军的命脉，也是李鸿章的最后武器，绝不轻易出手的一张牌。怎么打出这张牌？1891年，他第一次校阅了北洋海军，捋着胡须说：“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1894年第二次校阅，他却发出“北洋海军只有半只”的慨叹，他迷惑了……

第五章 内外交困 /119

一 也敢理直气壮 /120

谁说李鸿章只是妥协投降的代表？最初，与外国人谈判，他照样理直气壮。他不仅傲视矮小的日使伊达，也敢将柳元前光拒之门外，更敢怒斥秘鲁使节。因为他手里操着两样东西……

二 长身玉立与委曲求全 /130

与英国谈判、与俄国谈判、与日本谈判、与法国谈判，桩桩堪虞，李鸿章焦头烂额。林子大什么鸟都有，而他的虚骄和傲骨谁来成全？谤议加身，老母撒手，他依然对日使伊藤博文“长身玉立”，成全了面子，却不知深为算计。

三 唇焦舌燥 /144

李鸿章与两个法国使臣谈判，唇焦舌燥，死守防线。但是法国贪婪，清流主战，清政府主战，他也一度主战。主战呼声到底有多少决意？那个独一无二的女人以快刀斩乱麻般的魄力对军机和总署来一次大清洗，伴君如伴虎的恐怖感袭击着不寒而栗的李鸿章。

四 性格与宦海命运 /152

意气相争，李鸿章能把满族大学士灵桂气得跳起八丈高；让人三分，他可以劝告与邻里争基地的侄子“让他三尺有何妨”！可让人三分的雅量他总是在意气相争满身桂花之后，或空虚之际挫败之余才拥有。为意气，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六章 跌落深渊 /163

一 海军这张牌哟 /164

1886年，李鸿章把令他骄傲的4艘战舰派出去“威慑”日本一把，使日本人以惊奇的目光发出啧啧称叹，他喜不自禁。5年后，他又派出6艘舰，想故伎重施，才发现，第一次威慑过了头，反而刺激了日本的民族心理。5后的威慑，他不仅少了得意，多了忧心，而且从心理上被日本“威慑”了。

二 福祸所倚 /173

在自己的七十寿典上，他被太后赐予金灿灿的“方龙补袍”，沐浴破格的皇恩；随即，又忍受了失去幼子和爱妻的巨痛；甲午年间，他的冠冕上插上耀眼的三眼花翎，随即，又为自己粉饰的海军的辉煌和虚幻而魂不守舍……

三 战和之间 /179

日本决意把中国推进战争漩涡，李鸿章却把列强的调停作为救命稻草。光绪龙颜大怒，一意主战，李鸿章向朝廷摊了底牌：中国练办海军多年，只有8只可战之船。是战是和？

四 全无指望 /188

李鸿章批评丁汝昌说人有七分怕鬼。“怕鬼”的丁汝昌没能在近海防御中取得成功，李鸿章只好退而实行守口防御。万寿庆典紧锣密鼓，各项准备应有尽有，而北洋舰队炮弹奇缺，铁甲巨舰定远只有十寸巨炮一枚……

五 海葬 /194

丁汝昌还是与他最恐惧的日本舰队狭路相逢。海战失利的消息让李鸿章肝肠

俱裂。比起舰队的损失，他失去的三眼花翎和黄马褂算得了什么呢？

西太后恨恨地说：“即使在宫中办寿典，也一定办出个样来！”金州失守，大连湾失守没能打断她的雅兴。大失血本的丁汝昌接到总署和李鸿章的电报，不知该听谁的？

六 春帆楼血泪 /208

深夜被圣上和太后召见，李鸿章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吓得魂飞魄散。原来他接到了一项比死更难受的皇差：东渡求和。

伊藤博文狮子大开口，李鸿章无一张牌可打。当他从遇刺受伤中醒来，看见被换下来的血衣，立刻有了“牌”，说道：“此血可以报国！”

第七章 锯光养晦 /221

一 有舌烧城 /222

告别给他带来耻辱的伤心异地，一踏上自己的国土，李鸿章即刻被淹没在唾沫星子里。攻击，谩骂，泄愤，丑化……林林总总，无奇不有。但他竟然没有被“淹死”，而是顽强地爬出来问自己这是为什么。

二 僵卧孤村 /227

依然是寂静的贤良寺，他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晨做夕息、韬光养晦的生活。在与侧室莫氏的深情一瞥中，他回味起了自己生命中的另一位女子——冬梅，翻开了封尘许久又鲜为人知的缠绵悱恻的爱情篇章……

第八章 异国殊荣 /233

一 隆重礼遇的背后 /234

访俄出京，大风扬起，李鸿章意气甚豪。自谓凡有出门行动，总是非狂风即暴雨，出海时非惊涛即骇浪。抵俄之后，却是隆重的礼遇，热烈的欢迎，温馨的招待。不意他遇上了俄国的“小偷”，“调包计”最后还是将他推入受国人责骂的“惊涛骇浪”中。

二 东方俾斯麦的感觉 /241

豪华的凯撒大酒店，墙壁上的两张巨幅玉照吸引了李鸿章的目光。盛大欢迎仪式上，德皇请他检阅御林军。奇特的阅兵式，他看得老眼发呆。待李鸿章离德，德国商人却是大梦初醒般的失落……

三 东来紫气 /247

在英国民主制象征的议院里，他好奇地看着议院正中的君主御座，感到这比中国的金銮宝座更神秘莫测。看到英国一年一度的海军大演习，他震撼不已。偷偷地对比北洋舰队，感叹真是小巫见大巫。

第九章 复出路迢迢 /255

一 东坡还朝 /256

190天的异国礼遇和以夷制夷的密约“资本”会给热望“得君”、再起的李鸿章带来什么呢？是朝廷接连不断的霜击，是刚刚热情礼遇他的欧美国家对他、对中国“正无了期”的逼索！

二 臣是康党 /260

连总理衙门都不“行走”了，他对由光绪支持的经院书生的变法运动打心眼里支持，但却躲躲闪闪；老佛爷把所有参与变法者或推上断头台，或通缉，或流放，人人都争着摆脱与变法者的干系，他却敢于在太后面前公开明言：臣是康党！

三 此一时，彼一时 /267

一片落叶落在手上，竟引起他同病相怜的感慨；一纸懿旨落在手上，引来七旬老翁冒霜饮雪、“大禹治水”的豪壮：一个等待许久的任命，奇异地再现了一个风烛残年老臣的政治青春……

第十章 风中残烛 /275

一 叛逆与忠诚 /276

在瞬息万变的内外局势中，忠诚的封疆大吏李鸿章摸了一下烫手的“两广独立”，就让它擦肩而过了。关闭了“独立”的大门，却一脚踏进了东南互保的门槛：太后急如星火地让他来京，他却慢慢腾腾，左顾右盼。是叛逆抗旨，还是更深的忠诚？笔者如是我观。

二 残躯拯倾厦 /284

山河破碎，再任直督，责权孰重？与人议和，大清朝是孱弱的，李鸿章的背是驼的，谈判的阵势是1比11，忧郁、愤闷终于击倒了80岁的李鸿章。谁来帮助他，还多亏了他的老迈和他的病躯……

三 “臣命已如丝” /294

卧病期间，他再次把签约后的肺腑之言和最后嘱托上奏当轴，却回避了每次签约后几乎都叮嘱朝廷的话：内须变法。

和约新成，联军未退，俄使催逼正殷，李鸿章死不瞑目……



LIHONGZHANG

第一章 迫切功名心

一 百喙莫辩

萧瑟秋风席卷了北京城，树叶摆脱了树枝无力的抓系，在空中、地上、人的头上飘舞。北京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贤良寺庭院内，芳菲散尽，硕大古老的银杏树也感到寒意侵入，任凭身上的一片片“扇形叶”竟自脱落。与之毗邻的紫禁城却仍然同往日一样高贵、威然。君臣议政决策着国家的大政方针，偶尔一阵不经意的高声寒暄传入贤良寺内，紫禁城内的重要决定也经常变成“小道消息”传入贤良寺。与午门的达官贵人熙攘往来相比，贤良寺真可谓“门前冷落鞍马稀”了。虽然贤良寺也是雍正时由怡贤亲王王舍改建而成，气势雄壮，往日里等待入觐的封疆大吏曾在此下榻，而今物换星移，昨事今非。夕阳的余晖射入这座四合院内朝西的一间宽敞的屋舍内，伴随着一阵有气无力的咳嗽声，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被扶着走出屋来。

又一阵秋风吹来，老人打了个寒颤。侍者连忙说：“中堂大人，我去拿件衣服来。”老人轻轻地点了点头。

这个“中堂大人”现在仅以文华殿大学士头衔，“入阁办事”，是曾经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办洋务、创海军、控制北洋海军和淮军、位极人臣、煊赫一时的李鸿章。如今，树倒猢狲散，往日他身边簇拥的人群不见了，他的三眼花翎被拔掉了，他的黄马褂被褫夺了，他所有的职衔名爵几乎都被剥夺了。他从高高云端突然坠入地面。

李鸿章披上外衣，漫步于四合院内，站在那棵银杏树前停下脚步。屋内点着了灯，将李鸿章暗淡的身影投入银杏树下。李鸿章幽幽地说：“吴永，你看，这么大的树到最后连一片叶子也抓不住。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他说着，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在嗓子眼。吴永知道他指的是什么，连连搭讪着，只是将身体更紧密地向李鸿章靠了靠。

“中堂大人，咱们进屋休息吧！”吴永说道。

李鸿章平静地走进屋来，坐在一张红漆木的高靠背椅子上，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话在李鸿章心头反复地重复着。在他平静的外表

下，潜伏着内心深处的狂风巨浪。在威海汹涌的狂涛下，埋葬着他用心血凝成的北洋海军，埋葬了他辛勤培育的为国效力的海军将士，更埋葬了他奔走了十几年的奋斗事业，还有他殷殷切盼的强国梦想。他为自己的命运不平，他为他的海军、他的事业叫冤，难道这都是我李鸿章一人的错吗？

是的，在当时的形势下，就成了他李鸿章一人的错。他一遍一遍苦涩地回味着那些责骂、谤言：早在中法战争时期，就有梁鼎芬弹劾李鸿章，其罗列六大罪状曰“六可杀”；1894年8月，志锐、文廷式上书弹劾李鸿章“衰病昏庸，贻误大局”；就连李鸿章的两个亲信也因他之故被打击和责骂。帝党指责李鸿章一手提拔的海军提督丁汝昌“畏缩贻误”，企图以别人取代之；攻击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为“东方快婿”，并扯出张佩纶马江战之故事，讥评之为“黄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道遥走洞房”，并最终被“驱令回籍”。对于这些弹劾谤言与打击，李鸿章上书抗辩过，流露过抱怨和委屈，但最终都无济于事。他不仅遭到斥责，也遭到了帝党的有意“摧折”。待甲午战争惨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还是他李鸿章。于是追究战败之由、误国之责，人们把满腔的愤怒几乎都泼洒在李鸿章头上，形成“国人皆曰可杀，万口一词”的局势。李鸿章必须接受众人的明枪暗箭，口诛笔伐。更有甚者，有人说李鸿章父子是日本人的内奸。在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给倭奴接济军火；李经方还娶日本倭仁天皇的侄女为妻；在马关谈判时，中国之所以赔款日本两亿多两白银，是因为李经方“指使倭人百端索需”……

真与假，是与非，怨与谤一齐向李鸿章袭来的时候，抗辩？上书？不仅无用，而且无力，或者不可能。即使他有一百张嘴，也是置百喙而莫辩。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昨天他的侍从说，京城唱昆曲的刘赶三在台上也把“摘掉我双眼花翎”作为插科打诨的材料。曾经那样尊崇无比的李鸿章如今落到这样一步田地。

想着想着，李鸿章有些支持不住的颤抖。再高昂的头、再不服输的性格也徒使他攥紧拳头无处发泄。他慢慢地睁开眼睛，看看放在书架上的曾夫子送给他的《挺经》，望一望黑夜下立在庭院中的银杏树，晃动的身影在灯光下踱来踱去，好像从那棵银杏树上得到了什么启示：银杏树需要整整一个冬天的深扎泥土，汲取养分，李鸿章也需要利用好难得的“孤独日子”，深居简出，闭门谢客，韬光养晦，等待来年春天。毕竟他的不甘寂寞的性格，登高攀上的欲望太强烈

了。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不仅有自己这许多年来的“现身说法”，而且更包含着他李家几代人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李鸿章在侍者的服侍下，静静地躺下了。外面的风声渐渐地轻了，由远及近扑簌簌地传来，屋内的灯火跳动着光晕，他仿佛看到了他的大哥经常说的他出生时跳动在头顶之上的那道祥光，于是他回想起他的童年，他的爷爷——李殿华，那个把他带入仕途的人，回想起他爷爷多年对他的教诲，还有他年轻时立下的誓言。

二 耕读传家苦乐多

那还是道光三年，大年的喜气挂在每一位中国人的脸上，劳累一年的老百姓都希望尽情地热闹热闹，同时也盼望新的一年能够兴旺、发达。正月初五，是“财神”降生的日子。安徽省合肥市磨店乡（现属肥东县）的一个普通人家，在人们置办酒席的欢声中，在迎接财神降生的鞭炮声中，迎来了一个新生命。这个生命不是财神，而是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婴。能够跟万众所盼的财神一道降生，做父母的真是高兴得诚惶诚恐，总感觉到这个孩子头顶之上高悬着一道道神灵的祥光，来历不凡，因而就对这个小生命寄予厚重的希望，希望他将来能成为大福大贵之人，希望他能为这个家庭带来福音。这个吉祥的婴儿就是后来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李鸿章。

呱呱落地时的李鸿章哭声异常响亮，还未满月，一双发亮的小眼睛就开始四处“求索”。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越看越觉得这个孩子眼神机灵、聪慧，等李鸿章长到五六岁，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对他进行启蒙教育。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则因为他一出生就带来一种神秘的紫气，对他倍加宠爱，他希望这孩子将来出人头地的心情甚至比李文安更迫切。饱读诗书的李文安设立家馆，教鸿章和长兄以及乡里的其他学生一起读书，鸿章就成了李文安这位慈父严师手下最小的学生。李殿华一有时间就搂住李鸿章，听他用稚嫩的声音背诵四书、五经，还给他指点讲解。李鸿章幼小的双肩正担当着李家两代人，不，是几代人的读书求仕的希望。李殿华老汉经常感叹几代以来李家一直以耕读传家，自己苦心经营，积攒下这点家产，就是没有出息一个当官的人。

李鸿章的先世本姓许。他的八世祖许迎溪与同庄的李心庄既是姻亲，又是好友。李心庄没有儿子，就请求收养许迎溪的次子许慎所为嗣，许迎溪欣然允诺，这样许慎所的子孙便改袭了李姓。因此，李门就订下了这样两条祖规：许李二姓不通婚；但与族外之李姓通婚则不禁止。李鸿章的母亲和他的弟弟李鹤章的妻子都姓李，是应了李家祖规的第二条。

李慎所是个极为普通的清贫农民，没有土地，靠的是诚实和力气养家糊口。诚实与劳动是李家最初的“家业”，不久加入读书增长智慧的训诫，逐渐开始了耕读传家。李鸿章的高祖父李士俊，由于能够勤俭持家，加上几代人的积攒，已经拥有了200亩土地。有了土地，李家的社会地位就被贴上了无字的标签：新兴的地主。但是世代为农，有钱无势，李家也常常受人欺负。好在李鸿章的曾祖父李椿受家庭的熏陶，苦读诗书，显得挺有学问，而且处事果断，性格刚直，不畏强暴，敢于仗义执言。以后也不再有人敢欺负李家，李椿靠自己的学问和仗义的性格为家庭赢得了最初的安宁。

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是个性情和气、面目友善的人。他孝顺父母，友爱兄长，是县里学习武科的生员。然而他性格中缺少自己父亲李椿那种强悍，平时刻苦读书，希望通过科举求仕的路传袭与扩大自己的家业。李殿华攒足了劲，参加了省里组织的举人考试，结果名落孙山。拼搏两年之后，他又兴冲冲地走向考场，得到了与第一次一样的结果。

两次落第的打击，使李殿华心灰意冷，他再也不愿走进那个令他难堪的考场，而是退居乡间课率子孙，继续耕读传家之志，足迹不出家乡几乎达50年之久，日夜倾心于督导儿孙课业和奔忙于阡陌之间。

然而，国家人口在膨胀，李家宗族也繁衍众多，较大的家业一“人均”，便所剩无几。李殿华有四个儿子，依次为：文煜、文瑜、文球、文安。尽管经济负担日渐沉重，但他坚持耕读传家，冀脱颖而出之才，痴心不改。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字式和，号玉泉，别号愚荃，生于1802年（嘉庆六年）。李文安启蒙之后，就与哥哥们一起读书。其父李殿华亲自督课，四个孩子每当写完作文后，李殿华就先详细审阅李文安的文章，并提出需要改进的地方。李文安8岁时，与哥哥一起受业于李龙桥先生。由于文安年少时体弱多病，至13岁时只读了四书和毛诗，而且还不能背诵下来，李殿华心急如焚，所以让他回来跟长兄文煜继续读书。李文煜本来就是个教书先生，教自己的弟弟当然格

外尽心，要求也非常严格。虽然父兄都感觉李文安天资“中下”，但他天性嗜书，又有兄长严格督教，很能心静如镜，专心致志，这种天性对他将来的成功颇有裨益。正如他自己在《寄弟书》中所说：

“仆少本慵愚，惟耽章句。米盐烦碎，七字未亲。声色繁华，四魔早却（四魔指的是吃、喝、嫖、赌）。”所以他做学问的根基就在随哥哥学习的8年时间里初步奠定下来。

李殿华和李文安都不满足于眼前的成绩，后来，李文安又先后拜访了更有学问的童培山、杨静闲、汪子庄等为师。庐阳书院山长杨静闲，擅长制艺，使李文安从学受益匪浅。从1820年起，李文安一面刻苦读书，一面开馆授学。这样既可以教学相长，又可为家里创造经济来源。他教学兢兢业业，负责尽心，堪称一位好教师。后来李鸿章在所撰《葛洲墓志》一文中说：“府君生而颖异，长益肆力于学。家领课徒十余年，指画耳提，寒暑罔倦，多所成就。”

文安的潜心攻读和学业的日益长进，点燃了李殿华心中的希望之火。当文煜、文安考秀才时，李殿华亲自送两个儿子上考场。1825年，李文安初次参加江南乡试。李殿华殷殷切盼之心，无可抑制。他又送爱子到南京参试，考完之后又参观了南京的名胜古迹，文安感到眼界大开。他多么想以自己考试的成功报效慈父的一片爱心。然而此次南京之行他除了感到了游览名胜的快意之外，还感受到了落榜之后的莫大愧疚和难言的痛苦。

李文安不甘失败，以后多次赴场应试，考试的结果是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打击。

科场失意是无数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封建士子的共同遭遇，可个人天份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每个人的感触自然不同。李文安的身上不仅背负着太多的父爱，太多的希望，还背负着父辈祖辈的诸多科场失败。难道天意就该李家不出当官的英才吗？他问天，问地，问自己，他希望，失望，再希望。他希望无限，失望无尽，两相纠缠，不知如何扯得清，揪得断。为此，他常常借酒浇愁，诗酒交友，赋诗自嘲：

百行从来重显扬，
秋风几度愧槐黄。
蒋山晓色沧山月，

旅舍晨错近十霜。

年来落魄多贪酒，
老去猖狂半在诗。
到底不除文字累，
雕虫时作壮夫为。

这就是李文安失意时写成的《自讼十五首》中的两首。尽管李文安在难堪与愧疚之中借酒浇愁，但是春光已老心未老，双鬓已幡，韧性却受到了锤炼。自称“暮鼓听以惊心，晨钟动以猛醒”，经过锲而不舍的钻攻，终于在1834年考中了举人。4年之后，又一鼓作气考中了戊戌科进士，时年已39岁。

李文安中了进士，对李氏家族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李家耕读传家的传统终于结下了一颗硕大的果实。这颗硕大果实即将集中“权”、“钱”、“势”于一体，将把李氏家族抬高为“庐郡望族”。

李氏家族上上下下立刻掉进喜悦的海洋里。乡里乡亲不断有人到李家来贺喜。在兴冲冲出来进去的人中，唯独见不到最发自内心高兴的李文安的妻子李氏的身影。因为她已经一如既往地到自家的田地里耕作去了。

李氏是合肥李洪漠（字腾霄）之女。她秉性淑慎，心胸豁达，很有主见，教子有方，堪称封建时代的贤妻良母。但她与当时的封建妇女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她不缠足。她从19岁嫁给李文安以来，平时除了纺衣织布，侍奉姑舅，抚育儿女之外，还经常到田间劳作，而且乐此不疲。在李文安苦读诗书，屡试不爽的日子里，李家的经济比较拮据，加上她后来一共生了六子二女，家里负担益发沉重。李氏忙里忙外，勤劳节俭。有人担心她家庭人口众多，生活艰难，她却坦然以对，声称：“吾教诸子发愤读书，皆嶷嶷有立，岂尤贫哉！”自己的丈夫屡经科场失意，她总是给予宽慰和鼓励，从不气馁。就是丈夫金榜题名，她也不会喜形于色。

在李文安中进士的消息传到家乡的那一天，李氏正在埋头耕作。干到腰酸背痛，她也只是挥一把热汗，仰望苍穹片刻。一童子蹦蹦跳跳地跑来报喜，说李文安考中了进士，要讨赏钱。她却不信小孩子嘴里说真话，仍旧不放弃手里的活计。就算这个消息没有打破她外表的平静，却也止不住心里怦怦乱跳。这

个消息是真的吗？

该回家做午饭去了。李氏这才直起腰，收拾起家什回家。到家之后，果然证实了那个童子告诉她的消息，她仍没有流露出甚喜之色，只是默默地开始烧水做饭。然而只有李文安明白她内心的真正喜悦，也只有李文安才明白他此次金榜高中，妻子之功实在不小。后来，在李文安给自己弟弟的信中分析自己能够专心读书，以求进取的原因时说，除了自己天性喜欢读书外，更重要的是能摆脱家务，“虽得天独厚，家督自有担承，实所见之尚超，细务概从推脱。是以毕志读书，专攻进取，遂采上苑之花，滥厕西清之职。”在丈夫金榜高中之后，李氏的儿子也陆续地登科做官，并不断升迁，她也都一如从前，从不张扬，保持本色，且时时以盈满为戒。

尽管李文安金榜高中，政治地位提高，身价提高，但儒家道德规范和政治准则在他心中的地位十分突出。他朝考入选后，分发刑部任职，后官至捕司郎中，记名御史。他为人则方厚郑重，然诺不欺，所到之处得到人们的敬重。李文安在刑部任职18年，审理案件认真负责，公正不阿。敢于据理力争，时有包青天再世之誉。因为他“倔强不苟合”，得到上司的赏识和提拔。他在掌管提牢厅期间，严禁吏卒虐待囚犯，捐置衣被药饵，夏席冬粥，躬自监视，狱无瘦毙。他还根据自己治狱的经验，写成《贯垣纪事诗》一卷，成为当时刑官治狱之准绳。

李文安做官在京，经济生活并没有一下子腾达起来。虽然当时的贪污腐化是常有的事，而李文安却洁身自好。道光二十年，李文安在写给仿仙二兄的信中说：“京中薪桂米珠，榜下已形拮据。自家眷到京，益累食指。素性狷介，不悄苟取。十口嗷嗷待哺，鹤俸旅橐常空。债台日上，望去孔迫，而俯蓄弥艰，进退两难，辗转无策。”

传统的家教和自身的修养使得李文安内行尤笃，事亲至孝。在他做京官期间，父亲李殿华身体不好，文安欲归家侍奉老父。辛苦了几辈子，才出了文安这么一个京官，李殿华怎么能让他回来呢？他只好忍着思念之情，给李文安写信道：“你如果真的仁明治狱，尽心职事，为忠臣即为孝子，勿以我老为念。”

李鸿章知道爷爷非常思念在京的父亲，自己也很想念他，真想让他回来。可是病中的爷爷却还不叫他回来。李鸿章便对爷爷说：“父亲离开家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叫他回来一次呢？”